

俄罗斯文化评论

RUSSIAN CULTURE COMMENT

(第三辑)

邱运华 林精华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俄罗斯文化评论

RUSSIAN CULTURE CRITICISM

第 1 卷 第 1 期

2000 年 1 月 1 日

俄罗斯文化评论

第三辑

邱运华 林精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文化评论. 第三辑/邱运华, 林精华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656-0697-7

I. ①俄… II. ①邱… ②林… III. ①文化—研究—俄罗斯—文集
IV. ①G15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1582 号

ELUOSI WENHUA PINGLUN

俄罗斯文化评论(第三辑)

邱运华 林精华 主编

责任编辑: 陈 曦 来晓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89 千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目 录

专题研究

- 俄罗斯圣愚文化的渊源 王志耕 (3)
- 高尔基学的形成 (1900—1930) 及其问题域 邱运华 (36)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

- 高尔基艺术魅力探骊 纪 薇 (71)
- 体裁诗学：维谢洛夫斯基与巴赫金 马晓辉 (83)
- 以《天赋》为例解析纳博科夫的细节笔法 文导微 (91)

古典文学研究

- 继承与背离：果戈理与自然派 侯 丹 (113)
- 略论作为哲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张 冰 (124)
- 优美与永恒 刘胤逵 (143)
- 契诃夫的幸福想象 徐 乐 (155)
- 跨越时空的远握 张兴宇 (168)

文化研究

- 涅恰耶夫精神及其历史现象 董 晓 (183)
- 从《米尔戈罗德》看果戈理的悲剧性宗教意识 于明清 (203)
- 从监狱到《监狱》 葛灿红 (210)
- 列夫·古米廖夫与其民族互动理论 李晶晶 (223)
- 西伯利亚土著民族的传统精神信仰——萨满教 郑 琼 (243)

语言学研究

- 世界结构与语义结构问题的哲学分析 隋 然 (259)

俄语“虚构现实”中的指称问题分析 郭莉敏 (269)

俄语概念化和时间图景的历史性问题分析 徐先玉 (280)

名篇选译

论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他的主人公 尼·米哈伊洛夫斯基 (289)

后 记 (334)

专题研究

俄罗斯圣愚文化的渊源

王志耕^①

俄罗斯文化在东西方文化的格局中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普希金曾说：“长久以来，俄罗斯一直与欧洲保持着隔膜。从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之光，此后她却既没有参加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政治变革，也没有参加它的精神活动。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对它没有产生任何影响。”^②俄罗斯自公元10世纪引入基督教并使之成为国教，但此后却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它既不同步于欧洲，也不同步于亚洲，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这种形态以基督教为主体，而同时也融入了复杂的原始宗教的因素。而在这个多元的文化结构之中，圣愚文化占据着重要地位。

宗教范畴中的疯癫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共同现象，它的形成涉及人类心理及社会关系等纷纭复杂的因素。在欧洲，圣愚文化的形成则经历了疯癫从一般生理现象到社会现象、基督教化、书面文化过滤、哲学阐释等一系列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的隐修思想及其制度对其产生过重要的催化作用。但由于西欧现代化进程的到来，这种文化未能发酵成熟，却在游离了欧洲主体文化变迁的俄罗斯历史上得以养育成一种文化形态。虽然经历了苏联时期的无神论洗涤，圣愚现象几近销声匿迹，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深深地刻入了俄罗斯文化的结构之中，并制约着其民族性及各种文化表征的存在方式。

一、圣经中的“愚拙”

疯癫作为一种神圣现象古已有之。在初民时期，人们出于对疯癫者的恐惧心

① 王志耕，1958年生，河北沧州人，文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 *Пушкин А. О ничтожестве литературы русской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7, М.-Л.: Изд. АН СССР, 1951, с. 306.*

理，而将其视为一种超现实现象，从而使之具有某种神秘感；此外，在巫术实施的过程中，巫师的表现则类似于疯癫，由此，人们便赋予了疯癫以通灵的意义。在人类早期宗教中，对疯癫多持大致相同的态度，这既与初民时期人们的认识程度有关，也与宗教机构的主持者的控制欲望有关。即，他们大都希望借助于通过赋予疯癫以神圣意味来震慑民众，并进而达到施加各种屈从性暗示的目的。

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也不例外。我们在旧约中可以看到，愚痴的行为与对耶和華的信奉往往有密切的关系。在《以西结书》中，记载了先知以西结的种种异行，但都托以上帝之名，如以西结长卧不起及捆绑行事的表現，在经文中则被描述为上帝的要求：“你要向左侧卧，承当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三百九十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太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四十日，一日顶一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直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旧约·以西结书》4：4—8^①）其实，以西结的这些行为不过是早期疯癫者的表现，但被引为对神虔信的表征。如和合本《圣经研用本》的简介所说：“为什么神要求先知作出许多奇特的举动，或说许多比喻呢？因为当时的世代是弯曲悖谬的世代，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如果明讲真道，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只好用比喻，甚至用奇特的行为作表征，使人们听了看了后还会去想一想，或者会悔改归正。”^②

类似的记载还有先知以赛亚赤身三年以预言埃及被掳的故事：“那时耶和華晓谕亚摩斯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作，露身赤脚行走。耶和華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实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实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赛亚书》20：2—4）可见，这段经文也反映了当时的创教者借助于神灵的预言来解释历史事件的意图，但这个神灵的预言则通过一种疯癫的行为来传达。

在早期犹太教中是如此，到了基督教创教的时期仍然如此。不过，在新约里，疯癫和痴愚这个概念已经具有了今天所理解的圣愚的意味，即愚拙行为，无论其是否被赋予神圣性，其自身已成为接近基督的标志。关于这个问题，在《哥林多前书》中论述最为集中。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

① 本书所引中文圣经，除特殊注明外，均为和合本。

② 串珠·和合本《圣经研用本》，第974页。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юродство)^①；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безумие)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做愚拙(юродство)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безумие)；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немудрое)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哪，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немудрое)，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林多前书》1：17—30)我们看，这段话是讲关于十字架的道理的真理性问题。基督的真理并非用“智慧”(这里有贬义，类似“巧言”或)的言语，俄文表述为 юродство，即在世俗眼光中的“愚”，但对于得救的人(信基督的人)的眼里，这个“愚”便成为“神的大能”(сила Божия)。从下文看，神的选择都是“非智”(немудрое)，而将其与“智慧”对立起来。由此，这里建立了一个价值标准，信基督的，则为“愚”，自命为“智”的则远离基督。同样的道理在第2、3章都有进一步的阐述：“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

① 凡俄文圣经，除了特殊注明外，均出自 Библия: Книги священного писания Ветхого и Нового завета, Мн.: Беларусь, 1990。

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哥林多前书》2：4—15）“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哥林多前书》3：18—20）

而在第4章，一般被视为对圣愚行状的早期规定性描述：“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作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做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哥林多前书》4：9—13）这里，第一次提到“为了基督的愚”（Мы безумны Христа ради^①）的概念，便是后来“圣愚”（юрродство Христа ради）概念的原始语词结构。同时，圣愚的标准形象也被大致确定：

- （1）愚痴、软弱、被藐视；
- （2）赤身露体，劳苦而居无定所；
- （3）忍耐，受辱愈重而虔敬愈甚。

最后一点便是后来为什么圣愚被视为基督教的高级敬修行为的教义基础。因为，把屈辱状态（包括痴愚、贫苦）与信仰联系起来，便成功地将其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虚己——相联结。这便是保罗在另一封书信中所说的：“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уничижил Себя Самог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5—8）愚贫，即是卑微；卑微，即是顺服；顺服，即是皈依基督。这样，在教会中的疯癫者就被认为是有意地模仿基督的虚己，自愿放弃一切，视生活为一种极端的禁欲主义和谦卑，节制吃喝，即使是在极为恶劣的天气也衣着褴褛，甚至光着身子，打着赤脚。

当时保罗来到哥林多时，当地的教会被保有希腊哲学传统的一些精英人士掌控，在精神上显示出个人主义的优越性。针对这种情况，保罗才在这些书信中强

^① 《新约·马太福音》25：2 提到“неразумных”一词，但这里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指“圣愚”，而是指对上帝的感知迟钝。

调愚、贫、弱的信仰作用，声称上帝是通过使徒的这些圣愚特性来显示其奇迹的。在书信中，他站在疯癫者的位置上说话，突出卑贱与基督的相通性：“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成了愚妄人(Я дошел до неразумия)，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12:1—12)

可以说，保罗的《哥林多前后书》打下了将疯癫神圣化的教义基础。如圣金口若望(St. John Chrysostom)所说的，脆弱和愚蠢成就了使徒的伟大：“我们崇拜保罗，不是因为他使死者复活，也不是他治愈了麻风病人。而是因为他说：‘如果每个人都软弱，难道我不和他们一样软弱?’……他从来没有自夸过他的成就，这都与他无关；如果强迫他说，他喜欢称自己为愚拙。如果他曾自夸过，那就是他的软弱，错误，与对那些受伤的人的强烈的同情。”^①

二、基督教早期苦修实践

圣愚行为在基督教都会中获得制度性合法地位的时期大致是在4世纪的早期埃及、叙利亚教会，后来逐渐传到拜占庭。

可以认为，基督教隐修主义(Christian monasticism)是圣愚体制的早期形式。早期隐修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是独居隐修，居住在荒野、沙漠上的僻陋处所，甚

① Seward, John. Perfect fools: Folly for Christ's Sake in Catholic and Orthodox Spirit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

至洞穴中，过着完全禁欲的生活，这种形式的创始人，便是被称为隐修制度之父的圣安东尼(St. Antony of Egypt, 251—356)。在由亚他那修所著的《安东尼的一生》(*Life of St. Antony*)一书中，便记载了这种“完美的隐士生活的类型”。另一种隐修方式是僧侣的群居生活，住在修道院中遵守共同的戒律，这一形式的先驱是埃及的圣帕科米乌(St. Pachomius of Egypt, 286—346)，他订立的隐修教条后来被意大利的圣本笃所继承，并由此形成西欧的修道院制度的基石。当然，也还有一些小规模的人群居隐修方式。但无论哪种方式，都是要以这种远离尘世的方式，来远离魔鬼的诱惑，从而亲近上帝。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 360—435)在他的《会谈》(*Conferences*)中记录了他当时在巴勒斯坦和埃及地区作修道士时这些隐修制度创始者们对他的训诫：“依照传道者们的训诫，在这个世界上痴愚是为了变得明智。不要批评和谈论你所要服从的。用所有的纯朴和忠诚去表现你的服从。把自己当做痴愚，只在上帝的法律和你精神父亲的指示和指派中受益和明智。当你确证了这些习惯，你能永久地服从这些规训，没有诱惑和敌人的诡计能够把你从修道院中拉出来。”^①可见，在隐修制度之中已经隐含了圣愚文化的基本精神。

早期群体修道的范例是帕科米乌教团。在埃及，帕科米乌是当之无愧的群修运动的导师。他生于公元290年，生在底比斯北部尼罗河边的一个小镇，父母不是基督徒。在青少年时期，他正逢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基督教的时期，所以没有机会信奉基督教。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即位后，基督教的传道环境才开始改善。在帕科米乌20岁的时候，他被强行征募参加平息内乱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见识了基督徒的良善之举，从而皈依了基督教。帕科米乌尚未参战，战争即已结束，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塞尼赛特的教堂，成为了一名修道士。此后，他开始热衷于苦修。传说，他曾受到上帝、天使的启示，让他建立修道院。于是，他建立了第一座修道院——塔本尼西修道院。随后，他相继建立了9所男修道院和3所女修道院，共有修道士7000多名。帕科米乌著有《帕科米乌清规》一书，在苦修主义世界影响颇大。传说，此书并非一蹴而就，首先，是天使要求帕科米乌建立修道院时，给了他一块铜板，上面就有修道院的管理规章，即“铜板受戒”。之后，帕科米乌慢慢完善、充实，产生了《帕科米乌清规》。此书在接受新修士、财务运用方面都有清晰的规定，它强调劳动、学习与祷告的重要性，反对浮华虚荣心理。修道院的生活采取层层管理的体制，确立了大院长、院长、宿舍长三级

①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New York 1887—1892 · XII; Oxford, 1890—1900. Op. cit., IV, 41; ET, E. C. S. Gibson. n. 2.

管理体制。公元387年，帕科米乌修道院开始衰落。衰落的原因主要是教团规模过大，人数众多，而体制仍不够完善，导致内部产生不同派别，此外在苦修神学的建设上也相对薄弱，这也是导致修道理念差异的重要原因。^①

帕科米乌教团的衰落，其实也源于当时独居隐修的形式更为流行。这样的形式较为自由，也更符合基督教的苦修理念。同时，这也是与后来的圣愚体制一脉相承的。

在西方苦修文化的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实践者当属圣安东尼。

安东尼大约生于公元251年，他的父母是乡下的农场主，都是基督徒。在安东尼大约20岁的时候，父母先后病逝。半年后的一天，他不知不觉走进一所教堂，听到有人在读《圣经》经文：“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9：21）安东尼顿悟，立即回家把钱分给了穷人，只留一小部分给妹妹。从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自己80余年的苦修生活。最初他就家乡附近的地方修道，每天只进食面包和水。此后他决定远离人群，独居苦修，找到一个野外的废弃墓穴，靠朋友不时送来的面包，他在这个墓穴中苦修了15年。而为了强化自己的苦修生活，他又来到更远的荒漠中，在一个古堡废墟中住下来，把门堵住，靠信徒给他从屋顶送面包为生。又是20年过去，因为前来朝拜的信徒越来越多，他决定前往不为人知的地方去彻底隐修。他来到红海边上的一个荒僻深山里，隐修40余年，直至去世。

在亚他那修为他做的传记里，记载了许多安东尼的神迹，如治疗了一个无故嚼烂舌头而危及生命的人，一个眼睛鼻子耳朵流脓不止的瘫痪少女，一个被恶灵附身的青年，一个被鬼附身的贵族，等等。此类记述对后来的圣愚传记有直接影响。当然，安东尼的一些怪异行为也成为后来圣愚们的榜样。如，他虽然出身富家，却没有受到文字教育，因此，他总是自称“愚人”。有一次，两名希腊的哲学家来拜访他，目的是要难倒这个名声很大的圣徒，安东尼明白他们的意图，便问道：“为什么你们这些哲士，要从老远来见我这个愚人呢？”对方说：“你并不愚昧，而且非常有智慧。”安东尼说：“如果你们来看一个愚人，你们是白费力气了；但如果你们认为我是个智慧的人，就请效法我，人应该学习什么是好的。如果我到你们那里去，就会效法你们；但如今你们来到我这里，就请效法我——我是一个基督徒。”每当有人想要嘲弄他不识字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认为，是先有思想，还是先有文字呢？哪是因哪是果呢？文字是思想的因，还是思想是文字的因

① 许列民：《沙漠教父的苦修主义：基督教隐修制度起源研究》，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169页。

呢？……一个有睿智思想的人，是不是需要文字的。”^①安东尼的事迹之所以在拜占庭时期和后来的俄罗斯拥有广泛影响，与他这种外在表现为“愚”而内在表现为“智”的双重性与俄罗斯的圣愚精神的一致性密切相关的。

在当时，无论独居还是群居隐修，都是以非智者的方式来体悟神的存在。但群居方式后来则发展为与圣愚体制相反的一种制度。

以禁欲和远离世俗方式修道的文化的兴起，与西罗马帝国后期物欲横流的社会现状是有关系的。在希腊化过程中，罗马人未能很好地继承希腊人的形而上学，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发扬了希腊的享乐精神。不错，罗马帝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现象，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给人类打开潘多拉之盒。如德国学者奥托·基弗所言：“由于和古希腊文明接触，并且推翻了那些富裕的王国，罗马帝国学会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贪得无厌来表达他的欲望。……‘财富把贪婪带给了罗马，寻欢作乐的机会多了，使人沉湎于声色，毁了自己也毁了国家。’李维（古罗马历史学家）在其引言中说的这番话可谓一针见血。”^②人虽然是肉体的动物，但它区别于一般动物的特征却是它的精神性，当人的肉体性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会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因此，苦修便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时尚”。随着基督教进入神学思想系统化时期，以禁欲和救赎为主导的各种思想资源便不断被弘扬出来。苏格拉底学派、斯多葛学派、奥尔菲斯教、新柏拉图主义、犬儒派等皆是贬斥物质与肉体、颂扬灵魂与灵性的。这些思潮、运动中，已经出现了最初的神秘主义思想。与此同时，犹太教中的苦修精神也得到彰显。犹太人的苦修行为包括保持圣洁（《创世纪》3：7、《利未记》15：16等）、禁食斋戒（《出埃及记》34：28、《以斯帖记》4：16等）、勤劳（《出埃及记》23：12等）、割礼等。而《新约》中的苦修思想也进一步发扬光大。如施洗约翰、路加、保罗等，都是苦修主义的倡导者。此外，早期教会中也有一些宗派是以苦修主义为主要宗旨的，如蒙他努派、诺斯替派等。早期教父如上述的亚他那修，以及德尔图良、奥利金等，都是早期教会中最赞成苦修的教父，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践行为。

但早期的苦修行为集中体现为埃及地区的隐修制度的成形。隐修行为起源于埃及地区不是偶然的，与这一地区的特殊人文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埃及地区具有深远的宗教传统，古代埃及的宗教神话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动态宗教产生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宗教传统造成了独特的信仰氛围，人们重精神而轻物质，重来世而轻现世，这样的人文环境吸引了大批试图远离尘俗、皈依

① 亚他那修：《圣安东尼传》，陈剑光译，香港恩奇书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64页。

② 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姜瑞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页。

天国的人来此修道。其次，在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时代，当欧洲大陆一片乱象的时期，埃及则相对安定，隔绝尘嚣，是保持内心平静的理想空间。此外，埃及本土的修道传统是一个良好的基础，罗马帝国对埃及的镇压，导致了埃及本土教会试图通过修道活动以摆脱其控制，据美国学者考证，当时在亚历山大及周边地区有修道士七千余名，而在奥克西林库斯则有上万名。^①

另外，埃及的自然环境也是修道运动蓬勃兴起的一个条件。埃及大部分地区气候不像西方那样恶劣，降雨较少，使得野外生活相对容易。^②

当然，可能最重要的因素是，埃及对于基督教而言也带有圣地色彩，在圣经中记载，亚伯拉罕与他的子孙、耶稣的父亲约瑟等犹太人曾经在此避难，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又成了犹太人的聚居之地，所以，埃及宗教影响了犹太人，之后，又间接地影响到了基督教；此外，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希腊文化传入埃及，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通过自己的理解将希腊思想与犹太教理念加以整合，形成一种新的宗教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代表人物便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学派思想家、犹太学者斐洛，是他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有机地融为一体，为此后的基督教神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亚历山大里亚教区虽然在基督教五大教区中地位一直不高，但它之所以能自成一体，也因为亚历山大里亚是一个文明交汇之处，有犹太文明、希腊文明、埃及文明，是一座国际大都市，不仅交通、商业发达，在赫利波利斯神庙、卡纳克神庙等地，还积聚着一批有学识、有才能的学人与研究者，在几何、测量、天文、医术、神学等方面都取得巨大的进步与发展。曾任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亚他那修（约 297—373）则是早期教父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基督教思想正本清源的一代宗师。^③

公元 4 世纪，埃及教会的苦修主义在形成不久后，便逐渐传入西奈半岛、叙利亚以及欧洲大陆，并与其本土修道习俗相结合，形成不同形制的苦修文化。

叙利亚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之一，拥有早期教会的两大牧首区：安提阿与耶路撒冷。叙利亚曾出现过一些十分著名的隐修士，如在东方教会有深远影响的圣愚西蒙等。叙利亚的修道模式有一些鲜明的个性特征，包括露天苦修、树洞苦修、塔柱苦修等。所谓露天苦修，指的是用石头把自己围住，或是把自己用铁链拴在石头上，像牛羊一样，任凭日晒雨淋。树洞苦修则指把树干挖空，住在树洞里。

① Hris, J. R. The legacy of Egypt, New York: Oxford UP, 1971, p. 410.

② 田明《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埃及：基督教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13 页。

③ Благоразумов В. Св. Афанасий Александрийский. Его жизнь, учено-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и полемико-догма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ишинев: Типография и Литография Ф. В. Грузинцева, 1895, с. 149.